
「白一沙」上古漢語語音構擬的若干問題

許思萊 (Axel SCHUESSLER)

美國沃特堡學院

王雪婷譯

本文就上古漢語語音構擬，尤其是白一平—沙加爾於 2014 年的構擬方案，就其方法論提出若干問題，並針對「白一沙」體系中的具體例證進行討論。

關鍵詞：上古音構擬 比較方法 假設—演繹法

白一平—沙加爾 語源學 諧聲系列

一、簡介

上古音的實際全貌，我們無從得知，因為我們誰也沒在那個時代生活過。我們只能對寥寥無幾的語言材料加以解釋，而這些解釋可能比我們預期的更加主觀。每一個嘗試構擬上古漢語的學者，或多或少都是基於相同的材料（中古漢語、諧聲系列、《詩經》韻部），卻得出不同的上古漢語語言。也許真正的上古音正如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與沙加爾（Laurent Sagart）二人所構擬那樣，也可能是白一平早年獨自提出的構擬，¹ 或者由王力、李方桂、潘悟雲等學者各自提出的方案，但上古音也可能跟已有的方案完全不同。又或者，怎樣構擬出來的上古音都是不可置信的。

首先看一下「隹 / 維 / 惟（解作「為」、「是」，拼音 *wéi*，中古音 *jiwi*，其中「隹」字中古音也有讀為 *tswi* < **tui*）解作為、是） > 唯（作「唯一」解）」這組系詞，諸家的上古漢語擬音如下：

| | |
|----------------|-------------------------------------|
| * <i>djwər</i> | 高本漢（Bernhard Karlgren） ² |
| * <i>rəd</i> | 李方桂 ³ |

-
- 1 William H.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 2 Bernhard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 3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第9卷（1971年），頁1-61。

| | |
|--------------------|--|
| *lul | 許思萊 ⁴ |
| *iuəi(?) | 王力 ⁵ |
| *ljuəj | 許思萊 ⁶ |
| *wji | 白一平 ⁷ |
| *t(ə)-wij | 沙加爾 ⁸ |
| *k-lul | 潘悟雲 ⁹ 等（另參許思萊 ¹⁰ ） |
| *G ^w i | 鄭張尚芳 ¹¹ |
| *wi | 許思萊 ¹² （另參白一平 ¹³ ） |
| *G ^w ij | 白一平—沙加爾（另參鄭張尚芳 ¹⁴ ） |

按：（1）聲母。「隹」有兩個中古音讀法：*tświ* 和 *jiwi*（中古音聲母 *ji-* 為喻母四等），諧聲系列的字還包

4 Axel Schuessler,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no. 2 (1974), 186–99.

5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6 Axel Schuessler,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87).

7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8 Laurent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94.

9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10 Schuessler,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186–99.

11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9).

13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14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

括「帷」，中古音讀成 *jwi-*（中古音聲母 *jw-* 為喻三），等等。在「佳」（解作「為」）中，高本漢假設聲母 **d* 來自中古音 *ji-*，以解釋假定語音與 *tšwi<* 上古音 **tui* 的相似性。後來李方桂得出的結論是，喻母四等可以追溯到上古音 **r-*，並認為後者的語音應近於齒塞音方能進行通假，因此構擬為 **rəd*。有學者認為李方桂的 **r-* 實際上是 **l-*，依據的是上古音 **r-* 明顯是中古音 *l-* 的來源，以及根據藏緬語中的同源詞（漢語「六」**ruk*，參考西藏語「六」*drug*）。同時，人們意識到喻三的上古音來源實際上可以簡化為 **w-*，就像「帷」**wəi* 一樣，這使李方桂的 **rəd* 和隨之而來的聲母 **l-* 在這個諧聲系列中格格不入。最後，學者普遍確定「佳」的中古喻四聲母可追溯至上古音 **wi*；請注意，該詞轉寫的是佛教文獻中的印度語 *vi*，聲母喻四（而不是預期的喻三 **w-*）是由高元音 / *i* / 引起的。因此，白一平和其他人將「佳」構擬為 **wij* 或 **wi*。為了使 **wij* 與早期中古音 **wi* 相聯繫，沙加爾一度提出上古漢語曾有所謂 **t-* 的詞首詞綴，只是後來失落，因此構擬為 **t(ə)-wij*。潘悟雲建議聲母可能讀為 **k-l-*。鄭張尚芳及其他學者比如白一沙將清小舌音 **q* 引入上古音，因此尋找對應的濁音導致將 *yü* 聲母改寫為上古音 **Gw-*。筆者認為 **q-* 和 *G-* 的推論有太多假設成分，亦沒有必要；理論疊加愈是抽象，構擬的古音益發與古人真正使用的語言脫節。(2)「佳」的韻部：中古音 *-i* 與 *-n* 在諧聲系列和早期詩韻中時有互換；還要注意殷朝的「殷」發音為「衣」。因此，高本漢認為中古音 *-i* 的上古音必須近於 *-n*，構擬出 *-r* (**diwər*)。其他人建議讀為 **l-*，是以筆

者一度主張讀 *lul。最終學者們得出的結論是韻部當作 *-ij。為了使單詞符合理論上的詞根結構「輔音—元音—輔音」，韻母給定作 -j，而其作用有如輔音韻母，但這也是純粹的假設。筆者個人主張定為 *-i，因此「隹」字上古擬音為 *wi。

上古音的構擬依賴三個要素：(1) 已知數據、語言事實；(2) 來自諧聲系列的證據，即字形證據；(3) 理論、猜想、構思、假設，包括內部構擬，亦即基於語言分布模式而得出的結論。上古音的構擬結果取決於要素的優先次序。

當諧聲優先時，出現的問題是：用這個形符寫成的字是甚麼？在這個情況下，語言數據可以變得次要。然後基於「隹」的中古音一讀作 tʂwi，「隹 / 維 / 惟」可以構擬出上古音 *d_iwər（高本漢¹⁵）或 *t(ə)-wij（沙加爾¹⁶）等形式。

當理論先行時，我們不禁要問：上古漢語詞彙是如何適應理論的？我們可以得出 *rəd（李方桂¹⁷）、*k-lul（潘悟雲¹⁸）和 *G^wij（白—沙和鄭張尚芳¹⁹）這樣大相逕庭的上古音構擬，其中最後者源於小舌音理論。

語言數據優先時，出現的問題是：為甚麼用這個字形

15 Karlgren,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16 Sagart, *Roots of Old Chinese*, 94.

17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61。

18 潘悟雲，《漢語歷史音韻學》。

19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

寫上古漢語詞？然後會得到上古音 *wjiŋ（白一平²⁰）——源於中古漢語中藏緬語的梵語轉錄；該詞不是一個語言問題，而是一個語文學問題，可能跟語言是無關的。筆者傾向使用最後的方法，讓語言數據優先於書寫和理論：

| | |
|-----------------|---|
| wéi | 現代標準漢語 |
| vi [wi] | 申叔舟（1417–1475 年）（標準讀音，明朝，見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²¹ ） |
| ywi [yi] | 八思巴文（元朝，見柯蔚南 ²² ） |
| (jiwi) | 《切韻》（601 年成書），注意：本擬音未經音韻學證實，純屬基於已確定韻部和方言的構擬（李方桂 ²³ ） |
| iui | 西北古漢語（公元 400 年，見柯蔚南 ²⁴ ） |
| wi ² | 普通話（Jerry Norman 羅傑瑞 ²⁵ ） |

20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21 W. South Coblin,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7).

22 同上。

23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61。

24 W. South Coblin,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4 (Berkeley, Californi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1991).

25 Jerry Norman,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in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ed. David P. Branner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233–254.

wi 漢傳佛教方言（柯蔚南²⁶），轉寫梵文 vi
 ____ ? 上古漢語
 *wəy or *wi 藏緬語中的「為」

因此，筆者相信「隹／維／惟」的上古音為 *wi（另作 *wij 和 *wjij，三種寫法皆可），且幾乎不可能是任何其他讀音；至於「隹」的中古音 tswi 有何作用，則是一個語言學或字形的問題。

白一沙體系以理論為先。²⁷ 他們的上古音構擬可從兩個方面來解讀：

（1）他們提出了一些富有想像力的新想法去探索上古音的可能性，以合理方式進行有趣的思想遊戲。從這個意義上說，兩位作者為該領域作出了重要貢獻，他們的巨大努力實在可圈可點。

（2）又或者可以將白一沙體系理解為上古漢語的最終構擬。儘管白一沙明確表示不應如此看待其構擬，但又似乎暗示了這一點，而引用白一沙構擬理論的學者亦將此上古漢語新構擬視為真正的周代語言。恕筆者難以採取此角度看待白一沙體系，因為本人感興趣的是上古漢語的實際面貌，而不是理論上的可能性。因此，筆者將上古漢語視為一種古人在現實中可能會說的語言。筆者的觀點與

「白一沙」上古漢語語音構擬的若干問題

26 W. South Coblin, "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121-183.

27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白一沙體系中的許多觀點相反，當中涉及整體方法和細節。本文將嘗試闡述為何筆者認為白一沙的上古漢語新構擬缺乏說服力，除了那些從白一平《漢語上古音手冊》（*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1992，以下簡稱《手冊》）觀點延續下來的特徵。²⁸ 其餘大部分屬於「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性質。

二、方法論

（一）重建方法闡述

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歷史重建方法：一種是運用新語法學派規則（語音演變規律無例外）的傳統方法，其始於證據和數據，並據此得出結論。例如，Szemerényi 編寫的印歐語系手冊提供了證據、數據、事實，總結了其他人的建議，然後繼以其中典型句子的說法是「這些數據得出以下結論……」。²⁹ 讀者可以聽取他的論據和見解，並就證據的優缺點選擇同意與否。例如：印歐語詞根的結構是甚麼？傳統的新語法學派在印歐語系語言中都以 *pet-（飛翔）、*kwi（誰）、*aǵ-（駕駛）和 *i-（走）作為證據；這一經驗性的證據得出以下結論，印歐語系詞根可以具有 CVC、CV、VC、V 或簡稱（C）V（C）的結構。例如，在所有印歐語系語言中，drive（駕駛），如拉丁文

²⁸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²⁹ Oswald J.L. Szemerényi,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1996).

ag-ere，梵文 aj-āmi 等，始終都指向 *ag- 作為一個共同的來源。

在其他方法中，假設和理論優先。嚴格遵守了印歐語系詞根具有 CeC 結構的假設學說，並在喉音的幫助下將所有證據納入該方案。詞根 *pet- 似乎證明了這個觀點，但隨後 *ag- 變成了 h₂eg-，*i- 變成了 *h₁ei-（i 和 u 在喉音結構上是輔音）。

《手冊》遵循了傳統的方法。在證據似乎不確定的情況下，他使用了幾種標準之一來確定所有可能性中最合理的構擬。除了內部結構模式和普遍現象外，可以使用的準則或工具尚有精簡原則（所謂奧卡姆剃刀定律“Occam’s razor”，即最簡單的解釋便是正解），以及擬音的自然性。這種方法是《手冊》經常遵循的早期方案。

整體而言，白—沙摒棄了這些工具，並無提到奧卡姆或自然性。相反，他們明確地使用了假設演繹法，基本上要求讀者相信他們的構擬（因為他們幾乎沒有說明為甚麼他們的意見優於其他解釋）。³⁰

首先考慮精簡原則：

*q 之類的上古漢語新構擬小舌音（喉音）：白—沙如何從中古音「景」kjɛŋ^ˊ 得出上古音新構擬中的 *C.qraŋʔ（明亮的）？

- 假設 1：由於諧聲字中古音 kjɛŋ^ˊ「景」～ʔjɛŋ^ˊ「影」有聯繫，因此假設中古音 ʔ- 和 k- 原本的上古音更

30 譯者按：以上三段為英文原文的撮寫，原文談及印歐語系相關的議題，但與此處的論述無關。

為相似。

- 假設 2：因此，某些中古音 ʔ 是從上古音新構擬 *q 而來，如早期中古音 jɛŋ' 「影」構擬為上古音 *qraŋʔ。
- 假設 3：有別於潘悟雲 1997 年提出的意見，³¹ 白一沙認為上古音新構擬 *q 和 *k- 就諧聲規則而言迥然不同。因此，中古音 k- 也源於 *q-。
- 假設 4：由於 *q- 已用於中古音 ʔ- 的來源，因此聲母必須不同，因此假設存在一個不可指定的前綴 *C-：中古音 kjeŋ' 「景」來自上古音新構擬的 *C.qraŋʔ。

上述每一個假設都可能正確，也可能不正確；這意味著白一沙的構擬只有四分之一的可能性為真，也就是說，只有在所有假設都正確的情況下才為真。

大量的假設使得這種上古音新構擬變得不可信，而「奧卡姆剃刀定律」本應提供一個鮮明的信號。

替代方案：傳統構擬，即盡可能將已知事實（例如中古漢語）的時期推前，並且僅根據令人信服的證據（諧聲、押韻）進行調整。倘若說諧聲中的 *k- 和 *q- 比 *k- 和 *ʔ- 更具說服力，此一假設實屬毫無根據。最簡單、最合理的解釋是：

中古漢語 kjeŋ' 「景」是上古漢語的 *kraŋʔ；及

中古漢語 ʔjeŋ' 「影」是上古漢語的 *ʔraŋʔ。

「影」的上古音 *ʔraŋʔ 與上古漢語「景」*kraŋʔ 同

31 潘悟雲：〈喉音考〉，《民族語文》1997 年第 5 期，頁 10-24。

韻，是因為同樣意指「明亮的～陰影」。

這種解釋只需要一、兩個假設。

其次為擬音是否自然。

一如上例，在此再以「影」上古漢語新構擬 *qraŋʔ 中的 *q 或 qi 閃族語咽化 /ʕ/（咽音）作為中古漢語四等之一等 / 四等的詞源，例如 gāng「亢」的上古漢語新構擬 *k-ŋʕaŋ：這些聲音不是東亞地區常見的發音。如此解釋中古漢語四等，恐怕並非持之有故，因為上古漢語新構擬中的 *q 毫無根據，而這些格格不入的發音應為鮮明的信號。當需要利用閃族語（白—沙）、美洲亞大斯卡語（李方桂³²）或希臘語等遠親語言的獨有特性，試圖構擬出一套完整的音系，難免會降低其可信度。

僅這些主張和假設，就對上古漢語新構擬的合理性提出了質疑。

（二）不合理性論述

筆者認為，假設演繹法是基於「確認謬誤」，即論證始於一個想法（假設），然後支持者在任何可能的地方尋找證據以進行驗證。無論是所謂的借用外來語（如 Ruc 或 Lakkia），還是對形符進行過度的語音詮釋——這一切都未能論證其假設更勝傳統或替代解釋的方案，可說是本末倒置。白—沙引用了愛因斯坦的理論，但在客觀精確的科學和扎實的語言學研究中（如白一平 1992 年提出的方

32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頁 1-61。

案)³³，假設必然是通過歸納法（即數據評估）所得，然後才提出這一「理論」並準備得以「證偽」。

（三）構擬方法的可行性

白一沙有一種構擬上古漢語的新方法，該方法已在白一平《手冊》和沙加爾（1999a）中有所預示。³⁴ 他們試圖以自己構擬的上古音捕捉所有可能與其假設相符的替代特徵，所以他們的方案滿布方括號、括號、連字符和點號。因此，*jǔ* 矩在上古漢語新構擬中是 $*[k](r)a?$ ，這意味著存在四種可能性：

$*k^w a?$

$*q^w a?$

$*k^w r a?$

$*q^w r a?$

或以 *quǎn*「犬」說明：上古漢語新構擬 $*[k]^{wh?}[e][n]?$ ，聲母有可能是 *q* 而不是 *k*，韻腹有可能是 *i* 而不是 *e*，而韻尾則可能是 *r* 而不是 *n*，即起碼存在九種可能性。讀者現在可以從中自由選擇任何一種可能性，並且可以選擇將漢語詞與藏緬語 $*kywal$ 或 $*kwi$ 相聯繫，以及同古希臘語 *kýōn* 或是其他語言中的某個詞語連接在一起。但要認真地考慮：如

³³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³⁴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Sagar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果只有九分一機會正確，這組可能性（不是「構擬」）對讀者有何意義？還是應該認為它們全都是正確的嗎？）如果你決定使用 *q^wh^ʕerʔ，那麼就有九分八的機會出錯。就「矩」而言，任何可能性都只能是四分一機會正確；如此類推。這如何能夠解構上古漢語？學者怎可能將這種矛盾的代數式用於自己的研究？要信服於上古漢語新構擬的觀點，除了參照構擬方案本身，筆者還能如何找到扎實的根據？

久經考驗的傳統歷史構擬方法，能夠提供確切的數據和經已證實的字詞形式（真實的漢藏語系、中古漢語）以作參考，而不是一堆理論上的可能性。「矩」很有可能是 *k^waʔ（小舌音並無根據，同樣是假說性的構想；而介音「(r)」只是一種可能），而筆者認為「犬」很可能是 *khwînʔ（小舌音見上文，而中古漢語韻母 n 可能源自上古漢語 r，並不意味著大多數或所有韻母 n 皆有可能源自 *r）。這些構擬不是經過驗證的上古漢語語音形式，但至少可能性相對較高。無論如何，此為力能所及矣。

（四）非漢藏語言在上古漢語構擬中的作用

在不考慮同源藏緬語的情況下，僅依據其自身的優點來構擬上古漢語，原則上是正確的第一步。但最終，上古漢語必須符合漢藏語系的整體框架。正如沙加爾指出：「毫無疑問，藏緬語的發展可以幫助中國歷史語音學的學生限制他們對漢語早期歷史的假設。」³⁵ 與此相反，白—

35 Laurent Sagart, "Review of Matisoff Handbook of Tibeto-Burman," *Diachronica* 23, no. 1 (2006): 221.

沙忽略了藏緬語，卻大量使用了他們認為借自上古漢語的南方語詞。當中將借詞視為上古漢語詞來處理，卻沒有釐清以下兩個問題：

(1) 借用的方向當然不僅是單向的從漢語到其他語言，尤其是在中國擴展和吸收其他民族語言的初期階段。例如「狗」：上古漢語中的原始漢藏語詞是「犬」*khwînʔ, *gǒu*「狗」不是漢藏語系詞。正如白一沙指出的事實，「狗」也出現在苗瑤語中。³⁶ 白一沙認為苗瑤語是從上古漢語（上古漢語新構擬 *Cə.kʰroʔ）借來的，但筆者確信當周朝向南擴展時，這個非漢藏語系的字詞已被苗瑤民族及其語言所吸收。上古漢語的形式為 *kloʔ（參照瑤 *klo^B「狗」；另參許家平（Weera Ostapirat）），³⁷ 外來的介音 *l 總是導致中古漢語一等 / 四等類型音節（許思萊；上古漢語新構擬中的音位分布異常不平衡，介音 / r / 豐富，介音 / l / 不存在；筆者對此認同，之所以會將外來的介音 / l / 投射到上古漢語，是因為它在中古漢語一等 / 四等中留下了痕跡）。³⁸

白一平與沙加爾：上古漢語新構擬 *Cə.kʰroʔ

>> 苗瑤 *qluwX, 原始瑤族語 *klo^B

36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215.

37 Weera Ostapirat, "Issu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affiliation of Proto-Miao-Yao," *The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4)*,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5), 357.

38 Axel Schuessler,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7).

許思萊和許家平：苗瑤 *kluB (?)，原始瑤族語 *klo^B

「狗」

>> 晚期上古漢語：*klo^B

(2) 即使假設越語支語言 Ruc 這類鮮為人知的南方語言，確實都借用了上古漢語詞彙（這到底是怎麼發生的？），我們首先要排除本土化，即添加本土前綴等，然後再將異常的語言特徵（前綴）直接投射回上古漢語。

三、一些細節

儘管白一沙的學識令人印象深刻且佩服萬分，但仔細考慮後，他們的許多主張和假設（儘管是發人深省的建議）都存在問題，因此筆者不得不對他們書中的任何內容都持懷疑和不信任的態度。但整體而言，筆者相信從白一平《手冊》繼承下來的資料（包括更新和修改）。因此，不妨直接追溯到白一平《手冊》提出的內容。

(一) 形符的解釋

當中古漢語同音字寫作兩個不同的字形時，則可以推算它們的上古音可能是不同的。在這一點上，筆者同意白一沙的觀點。一個好的例子是「羊」與「易/陽」，它們是上古漢語 *jaŋ 與 *laŋ（上古漢語新構擬將前者擬音為 *Gaŋ）。

中古漢語「五」ŋuo^ˊ 與「午」ŋuo^ˊ 之間的差異在某些情況下難以分辨（如兩者確實存在差異的話）。再

次使用白一沙的理論，筆者將首先在此探討語音區別的可能性。諧聲系列在這沒有幫助，因為所有包括這些形符的單詞都統一指向上古漢語的詞根 *ŋa，除中古漢語「杵」thjwo´外，一切都取決於誰來解釋。³⁹ 中古漢語「杵」thjwo´的語音似乎與中古漢語「午」ŋuo´的要素截然不同（韻部除外），也沒有可能存在任何語義聯繫（「杵」與地支）。像「杵」和「午」這樣的形符就類似於羅夏墨跡測驗（Rorschach test），其中的解釋可能更多揭示出觀察者自身的傾向，而不是有關上古漢語的內容。

白一沙利用他們的小舌音假說來解釋「五」*ŋʰaʔ與「午」*[m].qʰaʔ之間的區別，這是建基於一個假設——將「杵」讀音構擬為*t.qʰaʔ（兩位學者究竟是如何從q得出*[m].qʰaʔ？）。然而，中古漢語同音字形不一定可追溯至不同的上古漢語音節，例如意為「面對、違背、反對」的字詞毫無規律地與兩種聲符混合（據筆者所見，與白一沙相反）：

wǔ *ŋâʔ 午（作「抵抗」解，語出《禮記》）；wǔ, wù < *ŋâʔ, *ŋâ-s 忤（作「等於」解，語出《莊子》）

wù *ŋâ-s 晤（作「見面，面對面」解，語出《詩經》）；五（作「見面」解，商代甲骨文，語出徐中舒編《甲骨文字典》）「拏」（作「翻臉」解，語出《儀禮》）；牯「違逆 / 抵觸」《呂氏春秋》；（作「遭遇」解，語出《楚辭》）；迕（作「違背」解，語出《列子》）；忤（作「反對」

³⁹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128ff.

解，語出《韓非子》)

yǔ *ŋaʔ 禦 (作「捍衛、反對、防止」解，語出《詩經》)

聲母是 *ŋ- 的藏緬語之同源詞，也可以書寫為「五」和「午」(這說明藏緬語如何如前述「幫助……限制……對漢語早期歷史的假設」):

wú *ŋâ 吾 (作「我」解) = 藏緬語 *ŋa; 藏文 ŋa

wǔ *ŋâʔ 五 = 藏緬語 *(-)ŋa; 藏文 lŋa

yà *ŋrâ-s 御 (迓) (作「見面、歡迎、反對」解，語出《詩經》) = 藏緬語 *ŋra; 緬甸文 ŋra^E (作「遇到、找到」解)

yù *ŋa-s 御 (作「管理、服務、監督、駕駛戰車」解) = 藏文 *mŋa'-ba* (作「佔有、擁有」解); *mŋa'* (作「可能、統治」解，即「擁有權利、控制」; *mŋag-pa* (作「收費、發送、服務」解)。

hǔ *hŋâʔ 滸 (作「河岸」解，語出《詩經》，參照藏文 dŋo (作「岸上、河岸」解——有時同一字詞在其他語言的元音為 /a/，其藏語元音則為 /o/)。

當包含同一語音的不同語詞始終以特定形式進行書寫時，這並不排除同音詞，但可能反映了書寫傳統。任何學習過英語的人都會自動將 *enough* 中的 /f/ 音寫成 *gh*，而將 *bluff* 中的 /f/ 音寫成 *f*，而不會將這兩者混淆。

對於中古漢語「杵」*tshjwoʻ*，輔音聲母與「午」的對應關係未遵循可識別模式，這是獨特的，因此需要視之為不規律的情況，否則就對語音過度詮釋。無論如何，我們應透過這個異常的字形「杵」，看出「午」這個諧聲系列的語音複雜性。另一方面，只要剖析其他八個包含「午」的字形，就會發現所有單詞都指向一個簡單的音節類型 **ŋa*。根據簡約原則，我們更應當關注 *chũ* 這個詞，而不是試圖使其他八個含有「午」的字形與這個例外的「杵」保持一致。當然，簡約原則並不總是適用，但是除非我們有更明確的證據（資料），否則此為力能所及矣。

與沙加爾及白一沙研究中的其他部分一樣，我們在這裡看到擬定問題的方式是本末倒置。他們提出了一個問題：由於中古漢語「杵」的聲母是 *tshj-*，所以「午」的聲母是甚麼？相反，大多數研究者會從以下問題開始：由於所有包含「午」的單詞都帶有中古漢語聲母 **ŋ*，那為甚麼「杵」的聲母有違規律？換句話說：作者假定「杵」是原始的或是常規的，因此必須重新解釋「午」的大部分資料。下面是另一個例子。

（二）詞源 vs 心理聯繫

任何研究詞源的人都很容易被心理聯繫所誤導：無論是自己、他人，甚至是數千年前的作者。正如筆者自己的研究一樣，白一沙也不例外。這既涉及詞語形態學，也關係到字形和音系學的解釋。

以「陰影」之「影」的上古漢語新構擬 **qraŋʔ* 為例，

其中具「明亮」義的「景」*C.qraŋʔ「表聲」。兩位學者認為這些詞源於同一詞根，從而確立了這些詞的聲母為*q。⁴⁰但是，「陰影」如何會衍生出「明亮」呢？*C- 會使單詞轉換為語義相反的詞嗎？（註：筆者在2015年的評論中，不小心將上古漢語新構擬的形式與字形互換了。）⁴¹這個可能極低。筆者認為，上古漢語字形顯然是「景」*kraŋʔ和「影」*ʔraŋʔ。原因在於，無論是漢字創造者，還是現代物理學家，皆會將「影子」與「光明」這兩個概念聯繫起來，因此「景」的語音相近。

縱觀其他白一沙以外的示例，值得注意的是，很多與遺傳相關的詞都被稱為「動物幼崽」，例如王力：⁴²

- gǒu 狗 *kôʔ = *kloʔ；作「小狗、狗」解，在東方方言中是「羔」*kâu
 =gǒu 狗 *kôʔ；作「熊或老虎的幼仔」解，是「狗」的延伸
 jū 駒 *ko；作「小馬」解
 hǒu 物 *hôʔ；作「牛犢」解
 gāo 羔 *kâu；作「小羊」解；在東方方言中是「狗」

這些詞看起來都很相似。但是，倘若它們在詞源上相

40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28.

41 Axel Schuessler, "New Old Chinese," *Diachronica* 32, no. 4 (2015): 571–98.

42 王力：《同源字典》，頁182–183。

關，中古漢語 *ô 一等（一等 -ou 與 *-ju 三等）則必須表示「與狗有關」的意思等，*-âu 必須表示「與羊有關」的意思，聲母 *x- 必須表示「與牛有關」的意思，未經修改的字形 *ko 必須表示「與馬有關」的意思。因此，這些詞是不相關的。由於這些詞恰好具有相同的邏輯類別和聲音，造字者可能將不相關的單詞聯繫起來，因此字形上使用了相同的偏旁「句」。

有一個簡單的經驗法則，儘管它不是萬無一失的證據：當在生物學、解剖學或物理學（等）手冊的同一頁上找到聽起來類似的字詞時，其中並不一定存在詞源聯繫，因為強烈的心理分類很容易讓人墮入詞源學的陷阱，詳情可參照下述之「血」和「脈」一例。實際上，與某些對象或現象相關的概念，會因為詞根不同而區分開來。身體的各個部分並不會來自相同的詞根（除非是透明語素）。

（三）舉例：「血」

白一沙為中古漢語 xiwet 「血」構擬了一種奇怪的上古音 *m̥^ʕ(r)ik，這是延續了沙加爾的說法。⁴³ 讀者可能會折服於著名作家的博學精湛的推理。沙加爾和白一沙所應用的此類做法貫穿全書。

43 Baxter and Sagart, *Old Chinese*, 240; Laurent Sagart, "The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Words for 'Blood,'" in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in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s.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haofen (Paris: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EHESS, 1999), 165–81.

以下是以「血」作為聲符的文字讀音（所謂的「漢」，是筆者建議的一種漢朝時期之語音形式；上古漢語即許思萊 2009 年提出的「簡式上古音」，除非標記為「上古漢語新構擬」）：

血 漢 *huet*, **hwît* 作「血」解，參照藏緬語 **s-hy-wəy*，原始彝語支 **swi*，Magarihyu <*hwi*

洫 漢 *huit*, **hwit* 作「護城河」解（中古漢語 *xjwək*）

恤 卹 漢 *suit*, **swit* 作「關心」解

卹 漢 *suət*, **sût* 作「擦、刷」解，語出《禮記》，參照原始緬甸語 **sut*「擦、掃」

恤 漢 *huik*, *hui`*, **hwək*, **hwək-s* (?) 作「安靜」解，語出《詩經》，非韻部詞

殫 漢 *huek*, *hyek*, **hwêk*, **hwek* 語出《禮記》 = 善，語出《莊子》

諧聲字形表明大多數單詞的聲母詞根是 **w* (**sw-*，**hw-*)，韻部表明中古漢語「血」*xiwet* 類似於上古漢語 **hwit*（所以是白一平或「簡式上古音」的 **hwît*），⁴⁴ 不論是漢語族、詞典，還是文本，皆證實了這一點。這個詞顯然與藏緬語 **s-hywəy* 或 **hywəy* 有關（Matisoff ⁴⁵）；也許

44 Baxter,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45 James A. Matisoff,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這個詞的藏緬語只是 *s-wi> *hwi)。漢語單詞有時以 -t 結尾，藏緬語對應詞以一個開放的元音結尾，例如表「白天、太陽」之「日」*nit = 藏緬語族 *ni。這個例子應該是相對明確，並且已經得到解決。

在白一沙的觀點中，一如既往未有提供對上古漢語新構擬 *m̥(r)ik 的解釋。與培根 (Sir Francis Bacon) 的警告「絕對不要盲從權威」相反，筆者不得不暫且信服於他們的主張，又或者自己尋找背景資料，即會發現白一沙的主張即使並非完全不可信，亦經常屬於「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的性質。

現在讓我們看看沙加爾是如何得出這一構擬結果的。

1. 沙加爾將上古漢語聲母構擬為 *m-

有兩個線索使他相信「血」的聲母是 *m- (或更確切地說 *m̥-)，而它們實際上只涉及中古漢語「恤」sjwet。至於「血」的上古音聲母構擬，僅是通過聯想而間接產生。

(1) 在某版本的《詩經》中，中古漢語詞「恤」sjwet 被中古漢語「謚」mjet 代替。沙加爾將此視為「恤」是 *m- 的證據。在任何可能的情況下啊，白一沙總會以語音方式解釋字形；筆者認為，這個做法似乎會造成對字形過度的語音詮釋。在大多數乃至所有語言中，都會出現這樣的情況，文本中用一個詞代替另一個含義適合上下文的詞。中國文學中有很多這樣的例子 (例如《左傳》中的《詩經》引文)。因此，「恤」和「謚」也可能是這種關聯替代的一個例子。在構擬上古漢語時，要假設語音相近，

必須首先排除這種替代的可能性。然而，沙加爾的體系甚至連這一點都沒有嘗試過。

(2)「恤」*m- 的第二個證據來自《釋名》，它用中古漢語「恤」sjwet 解釋了中古漢語「戌」sjwet，後者意為「地支的第十一位」。這種漢朝時期的註解對於上古漢語幾乎沒有幫助，原因有二：(a)《釋名》著者劉熙處於東漢時期，「恤」和「戌」當時讀音相同，並不能證明兩字之前為同音詞。(b)即使這些詞在上古漢語中是同音詞，但《釋名》這類的作品都是雙關語的集合，即使是有語音參數，也是不為人知（參照柯蔚南）。⁴⁶因此，《釋名》不能用以證明上古音。有見及此，我們實際上不用考慮「戌」為*m- 的額外證據（中古漢語「威」mjät，其中「戌」似乎表音，並且具有泰語阿霍姆語相同的 *mit*。根據包擬古的說法，這些都指向了上古漢語複輔音「戌」為*sm-），因為「戌」的聲母*sm- 根本與「恤」和「血」毫無關係。

上述論點充其量只是與「血」有間接關係，甚至與「血」無關。

然後，沙加爾將「蟻」（《說文解字》中意為「沾染鮮血」，《廣雅》中意為「血」）與「血」聯繫起來，以此作為*m- 進一步的證據。據我們所知，前者不是上古漢語詞，顯然只是出自後世的字典。此外，沙加爾還引用了土家族語的詞「血」mie³⁵。這些詞與「血」的假定詞源關

46 W. South Coblin, "Beyond BTD: An excursion in Han Phonolog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d. PDF file.

聯，應當跟「血」的上古漢語詞無關。沙加爾僅為驗證理論主張（確認謬誤），而引用了這些邊緣詞。

沙加爾這種對於「血」的上古音構擬，理應在藏緬語中找到大量反證。然而，沙加爾在其 1999 年的論文中提出，大部分藏緬語詞皆是由漢語借詞組成。⁴⁷ 因此，藏緬語 *hywəy 一定是借自後來的（即上古漢語之後）漢語（這需要另一個額外的假設，即上古漢語 *-t <*-k 最終在藏緬語中丟失了）。筆者與許多學者看法大同小異，認為漢藏同源的假說有可取之處，亦很難想像為甚麼在早期王朝時代，上古漢語詞彙浪潮會一路席捲東南亞和喜馬拉雅地區。

2. 沙加爾將「血」的韻部構擬為 *-ik

據筆者所知，無論原始漢語中的韻部如何，我們所獲得的語言數據始終指向古漢語中的韻部 *-it（上古漢語 *hwit）。同樣，無論出於何種原因，無論諧聲系列反映甚麼，筆者都更傾向先依賴語言證據。

白一沙通過確立「脈」*mrêk（白一沙 *C.m <r> [i] k），而構擬出最終的 *-ik（白一沙「血」*m̥(r)ik）（註：從詞源關聯的角度而言，為何將其構擬為 [i]，而不是更直接的 i？）。正如上述「狗」一例，此處同樣是混淆了詞源學與心理聯繫，因為上古漢語新構擬中的「血」和「脈」會出現在生理學教科書的同一頁上。

47 Sagart, "The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Words for 'Blood,'" 165–181.

3. 結論

由此可得出結論：白一沙理所當然地將「血」上古音構擬成 $*m^{\zeta}(r)ik$ ，⁴⁸ 但筆者認為「血」的上古音應當是 $*hwit$ （或 $*hwit$ 或任何一種轉寫形式），除此以外別無其他更合理的構擬。

四、結論

總而言之，從筆者的角度來看，由於以下幾個原因，筆者認為白一沙的上古漢語新構擬及其理據皆存在問題，部分原因如下：

- 理論框架本末倒置，即從非比尋常的語詞和邊緣詞開始（即：「杵」和「午」；小舌音假說；以邊緣數據驗證理論主張，例如「巖」，土家語 *mie35*）。
- 詞源往往是一個比較主觀的領域（漚～滅；血～脈；血～巖；影～景；圉～圉）。
- 對形符進行過度的語音詮釋（恤～血；影～景；杵～午）。
- 用其他功能填充「構擬」（上古漢語新構擬「犬」 $*[k]^{w\ h\ \zeta}[e][n]?$ ）

48 同上。

每位研究上古漢語的學者都有自己的觀點和體系，並與其他人意見出現分歧。此為這個高度詮釋領域之本質。其他學者之間的觀點往往分野太大，以至於有些學者會對截然不同的提案視若無睹。白一沙的構擬方案似乎有提供無數令人振奮的論點，但從筆者的角度來看，這一上古音構擬方案稍欠嚴謹的審查，其合理性成疑。

筆者還未一一梳理筆者在白一沙體系中偶然發現的錯誤。遺憾的是，筆者在整本書中不斷遇到上述各種問題，幾乎是一頁又一頁，甚至一項接一項，此等假說充其量是姑妄言之，姑妄聽之。筆者認為上古漢語新構擬並不能稱上是有用的體系。除此以外，還有其他可行而合理的解決方案（但絕非全然確定），其中一例便是白一平《手冊》，又或是許思萊其後於 2009 年據此所提出之構擬方案。⁴⁹

49 Schuessler,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參考書目

- Baxter, William H.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 and Laurent Sagart. *Old Chinese: A New Reconstruc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 Bodman, Nicholas C. *A Linguistic Study of the Shih Ming*.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 Coblin, W. South. “Notes on the Dialect of the Han Buddhist
Transcriptions.” I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inology*, 121–83. Taipei: Academia Sinica,
1981.
- . *Studies in Old Northwest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Monograph 4. Berkeley, California: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1991.
- . *A Handbook of ‘Phags-pa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7.
- . “Beyond BTD: An excursion in Han Phonology.”
Unpublished Manuscript, n.d. PDF file.
- Karlgren, Bernhard.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1957.
- 李方桂：〈上古音研究〉，《清華學報》第9卷（1971年），
頁1–61。
- Matisoff, James A.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Norman, Jerry. “Common Dialectal Chinese.” In *The Chinese Rime Tables. Linguistic Philosophy and Historical-Comparative Phonology*. Edited by David P. Branner, 233–54.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Ostapirat, Weera. “Issues in the Reconstruction and Affiliation of Proto-Miao-Yao.” *The 14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IsCLL-14)*, 347–58.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15.

潘悟雲：〈喉音考〉，《民族語文》1997年第5期，頁10–24。
——：《漢語歷史音韻學》。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0年。

Sagart, Laurent. *The Roots of Old Chinese*.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 “The Chinese and Tibeto-Burman Words for ‘Blood.’” In *In Honor of Mei Tsu-Lin: Studies in Historical Syntax and Morphology*. Edited by Alain Peyraube and Sun Cahofen, 165–81. Paris: Le Centre de recherches linguistique sur l’Asie orientale, EHESS, 1999.

———. “Review of Matisoff Handbook of Tibeto-Burman.” *Diachronica* 23, no. 1 (2006): 206–23.

Schuessler, Axel. “R and L in Archaic Chinese.”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 no. 2 (1974): 186–99.

———. *A Dictionary of Early Zhou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1987.

———. *ABC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Old Chinese*.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7.

———. *Minimal Old Chinese and Later Han Chinese: A Companion to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Honolulu: Hawai'i University Press, 2009.

———. "New Old Chinese." *Diachronica* 32, no. 4 (2015): 571–98.

Szemerényi, Oswald J.L. *Introduction to Indo-European Linguistics*. 4th e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王力：《同源字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年。

鄭張尚芳：《上古音系》。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